

廣韻叢考



葛信益 著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廣韻叢考

葛信益 著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60 號

廣 韻 叢 考

葛信益 著

責任編輯：耘之

*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全 國 新 華 書 店 經 銷

北京師範大學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7.125 字數：15 千

1993 年 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2 000

ISBN7-303-01365-2/H·114

定價：7.50 元

序

《廣韻》是我國第一部官修的韻書，全名是《大宋重修廣韻》。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 1008 年）陳彭年、丘雍等奉詔，根據前代《切韻》、《唐韻》等韻書修訂而成。前此的韻書多為私人著述。由於《廣韻》是官修的韻書，修訂的目的如舊《序》所說在於“期後學之無疑，俾永代而作則”，作為當時“懸科取士，考核程準”的依據，所以它的內容力求完備、正確無誤。所謂《廣韻》，就是對隋唐韻書內容的增廣。從音韻學說，《廣韻》繼承了《切韻》、《唐韻》的音系和反切，而《切韻》、《唐韻》早已亡佚，《廣韻》就成為漢魏以來集大成的韻書。它對今人研究周秦古音，六朝以迄隋唐中古音，以至近代、現代漢語音韻的沿革、方言的變異，都有重要的作用。《廣韻》不僅是韻書，它保存了許多早已佚失的古代字書的資料，又是一部重的辭書。也可以說它是一部按韻編排的同音字典。功用是多方面的。

但是，《廣韻》一直沒有完善的版本流傳下來，元明以來又有不同的略注本。就是較好的詳注本，也多各種錯誤。因此，研究《廣韻》，或應用《廣韻》研究音韻學問題，首先就須對現行《廣韻》版本中存在的問題，加以清理。近數十年來做這方面研究工作的著作很有一些。葛信益先生這部《廣韻叢考》，總的說來就是這方面的研究，其中不少篇段常為學術界所稱引，成績是顯著的。葛信益早年在輔仁大學即從著名語言學家沈兼士先生研習《廣韻》，對這部書用過幾十年切實的工夫。沈兼士主編的名著《廣韻聲系》，葛信益是主要編輯人員。這本《廣韻叢考》中所收集的論文，粗看只是校勘《廣韻》的文字，其實却不是一般的校勘工作。

作者是根據《廣韻》的體例做校勘，又在校勘過程中發明《廣韻》的體例。非熟諳《廣韻》全書的內容，難以互相溝通。又如對《廣韻》的正文、注釋、又音、異讀諸問題，作者除用《廣韻》各種版本互校外，又和各種《切韻》、《唐韻》殘卷對校，往往證成結論，絕少錯誤。書中許多論述對整理《廣韻》這部古籍，研究其中重紐問題等，極有參考價值。

葛信益先生原先在輔仁大學任教。解放后高等學校院系調整，輔仁大學與北京師範大學合并，我們就在北京師大中文系成為同事。他比我大幾歲。他原籍山西稷山，我原籍山西平順，又有一層同鄉關係。所以平時有些交往。1985年我曾替長治職工大學請葛先生一同去那里講過幾天課。他平常就有糖尿病，從長治回到北京又患重感冒，住進醫院。嚇了我一跳。所幸那次的病很快就好了。這二年我住在師大校外，不常和葛先生見面。去年秋天（1990年），忽然聽說他病逝了！心里非常難過。他火化的那天，我因為有點事沒有能赴八寶山參加他遺體告別的儀式，過後總覺得有點過意不去。今年春天，北京師大出版社的同志說：葛信益先生有部書稿可以出版。并由啓功先生題好了書簽，書名《廣韻叢考》。但書稿有幾篇不是葛先生的手稿，要我審核、整理一次。我欣然接受了出版社的委托。別人抄寫的幾份文稿中均有缺漏、錯誤或重複處。我都代為訂補。葛先生的原稿或手稿中也間有不妥或可商酌處。因為作者已經去世，只有顯然的不要處，我代為修改；其余可斟酌處，則多仍舊未動。我把全書的目錄重新加以安排。我本想代替葛家約請一兩位音韻學專家為葛先生這部遺著寫篇序文的。但又怕各人工作繁忙，一時無暇及此。于是我就把這篇雜亂的短文作為書序，獻給這位亡友，藉以了却我的一番心意。

葛信益先生在北京師大中文系長期講授現代漢語課，著有《現代漢語講稿》、《現代漢語語法及習作講義》、《學點語法修辭》、《語文基礎知識與文章修改》等。他很注重理論聯繫實際，常好譏彈報刊上的病句，以致錯誤的標點符號。人們或以爲是挑剔；其實這正是葛信益先生對祖國語言文字工作認真負責、一絲不苟的精神的表現。

曹述敬

1991. 7. 29

目 錄

序	曹述敬 (1)
《廣韻》字奪注誤舉正	(1)
《廣韻》異讀字發生之原因	(3)
《廣韻》異讀字有誤認聲旁之訛音	(10)
陸德明《經典釋文》異讀與《廣韻》	(14)
《廣韻》訛奪舉正 (增訂稿)	(17)
張氏澤存堂本《廣韻》異讀字形訛舉例	(75)
《廣韻》異讀字釋例	(87)
《廣韻》異讀字有兩體皆聲者	(118)
《廣韻》收字采取精簡合并的辦法	(124)
談《廣韻》中又音不注用切或直音而注聲調的問題	(130)
評余迺永《互注校正宋本廣韻》	(137)
再評余迺永《互注校正宋本廣韻》	(149)
三評余迺永《互注校正宋本廣韻》	(159)
談黃季剛《廣韻校錄》卷五中的錯誤	(165)
讀《廣韻》札記	(176)
《〈廣韻〉聲系》(上下二冊)校讀雜記	(193)

《廣韻》字奪注誤舉正

平聲模韵哀都切，𡗗：盤𡗗旋流也。又憂俱切。

謹案：又憂俱切，屬影紐虞韵，但平聲虞韵憶俱切內無𡗗字，而𡗗字注：盤旋，與模韵𡗗義同。考《說文》允部，𡗗：股𡗗也；敦煌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韵》虞韵𡗗字注：股；《集韵》虞韵邕俱切，𡗗字注：《說文》：股𡗗也，李陽冰曰體屈曲。又𡗗字注：盤𡗗旋流也。是𡗗字均無訓盤旋之義者，而盤旋乃系𡗗字之訓詁。據此知《廣韻》虞韵憶俱切𡗗字之原注及𡗗字均奪漏，而誤以𡗗字之注系於𡗗下。然則𡗗下應據《說文》𡗗字說解補股𡗗也三字；盤旋二字上應據《集韵》補其大字𡗗，茲特據補如下（字外加□記之）：

虞韵憶俱切，𡗗：股𡗗也。𡗗，盤旋。

平聲元韵附袁切，番：《說文》曰：獸足謂之番。經典作番，又翻、盤、潘三音，書亦音波。又孚袁切，番：數也，遞也，又盤潘煩三音。

謹案：又翻音，潘音，音波，及煩音之番字，《廣韻》均各重出；惟盤音所屬之桓韵薄官切內無番字；而繁字注：番和，縣名，在涼州。考《內則》施繁褻。鄭注：繁，小囊也；《集韵》桓韵蒲官切，繁字注：小囊。番字注：番和，縣名，在張掖郡。據此知《廣韻》蒲官切繁字之原注及番

字均奪漏，而誤以番字之注系於繫下。如此則繫下應據《內則》鄭注補小囊也三字；番和縣名上應據《集韻》補其大字番。茲據補如下：

桓韻薄官切，繫：小囊也。番：番和縣名，在涼州。入聲鐸韻匹各切，灤：陂灤；霽上同。

謹案：。霽本系霽字之重文，《廣韻》因奪霽字遂誤以霽上同三字連接灤字下。內府本《王仁昫刊鐸補闕切韻》鐸韻叵各及霽字次灤字之下可證。《集韻》十九鐸匹各切，灤。霽注：或作霽，亦省。蓋亦沿《廣韻》而誤。竊意霽上應據內府本王韻補霽：雨貌三字，與麥韻古核切，霽：雨也，爲又音字。茲亦據補如下：

鐸韻匹各切，灤：陂灤。霽：雨。霽：上同。

1937年1月15日

《廣韻》異讀字發生之原因

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楚夏聲異，南北語殊。一音之中，又有開合、輕重、長短、緩急之別。則字有異讀，猶金石絲竹之響，鳥獸昆蟲之鳴，本天籟使然。《漢書·地理志》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詩·正義》亦云：“國風之音，各從水土之氣。”即此之謂也。且我國古代多爲單音語，依音聲以區別，乃所必具之原則。迨后辭章家用之以分別字義，韻書家又據之以定紐韻部居。是故字有異讀，由來尚矣，而後世漸密。茲觀夫《廣韻》注音注義之方式，其音義相關之道，可以概見，異讀字發生之理，亦可以知之矣。

一曰、一字因方音不同，而有異讀者。如玉名之玨，而兼收東江。蟋蟀之蜚，而鐘腫并出。訓釋無異，音讀有別。揆其所由，實緣方音。其他凡義同而音異者，均屬此類。至如貓切武瀟（宵韻），又音莫交（肴韻），考之慧琳《音義》十一，則曰“貌、莫包反，江外吳音以爲苗字，今不取。”夫慧琳言音，實取則于以秦音爲依據之《韻英》諸書，是以秦音爲正，吳音爲外。今案莫交與莫包同音，當即秦音，武瀟與苗字音同，知爲吳音。打切德冷（梗韻），又音都挺（迥韻）。而慧琳書八云：“打、德耿反，陸法言云都挺反，吳音，今不取。”十一又云：“打、德冷反，今江外吳地音頂，今不取。”是梗韻之字，秦音也，迥韻之字，則陸氏所據之吳音也。又四十六云：“厭、伊琰

反，山東音伊葉反。”則《廣韻》厭切於葉，山東音也。又切於琰，乃秦音也。是又考案別籍，可以窺見某音爲某處方音者也。

二曰、一字有名動之分，后世遂依音辨義者。平聲東韻風、方戎切，教也，聲也。而去聲送韻方鳳切之風，則諷刺也。平聲宵韻要，於霄切，爲腰之正字，讀人去聲笑韻於笑切，則爲約也之意。又如去聲寘韻翬、施智切，鳥翼也，又音平聲支韻巨支切，則訓飛貌。其他名動之分，亦多爲平去之別。

三曰、一字相反爲訓，而后世音異者。文韻符分切之氛，氛氤，祥氣也；又音府文切，則曰氛侵，妖氣也。支韻疾移切之玼，注曰玉病；而紙韻雌氏切之玼。則曰玉色鮮。又覃闕二韻之甌，并訓大甌；而談韻之甌，則曰小甌。呼音有異，字義是分。

四曰、用爲重言形況字而音變者。魂韻徒渾切之噀，口氣；又音他昆切，則《詩》“大車噉噉”之義也。又齊韻提、杜奚切，提攜；支韻提、是支切，群飛兒。案《詩·小雅·小弁》“歸飛提提”。《釋文》音是支反，群飛貌。則是支切本提提重言之音也。怙韻跼、他協切，跼屣也；又音丁愜切，則曰墮落也。考《漢書·馬援傳》云：“飛鸞跼跼墮水中。”是墮落音義之所本也。以上二則，《廣韻》注文雖簡，然考案他籍，猶可窺探其消息者矣。

五曰、用爲雙聲或疊韻連語而音變者。獮韻除善切之遄，移行也。線韻持碾切之遄，逐也。而仙韻之遄，連連連文，故音張連（連音陟綸切）。灰韻倉回切之崔，人姓也。而崔嵬連文。則切以昨回。《切三》及《王一》此字并注曰：“崔嵬、與人姓崔者字同音別，”是其明證。怙韻丁愜切之喋，血流貌。徒協切之喋，便語也。狎韻喋注，喋喋連語，鳬雁食也，則音丈甲切

矣。

六曰、用爲人物地名而音异者。遇韵娶注：“《說文》曰娶婦也。音七句切。”而虞韵娶則音相俞切，注引荀卿子曰：“問娶之媒”（《集韵》曰：“闕人名”。）飲食之食音乘力切，在職韵；人名之食音羊吏切，在志韵。角芒之角音古岳，在覺韵；人姓之角音盧谷切，在屋韵。又如祭韵陟衛切之笏，小車具也；而竹名之笏，則音而銳切。房室之房，符方切，在陽韵；而阿房宮名之房，則步光切，在唐韵。直視之眙，丑吏切，在志韵；而盱眙縣名之眙，則與之切，在之韵。又如浩汗之浩，胡老切，皓韵字也；而浩臺地名之浩，則古沓切，合韵字也。凡此或因方音之异，或乃人爲之分，要之，呼音有异，義即不同，因音別義，此之謂也。

七曰、義有引申而音亦隨之變者。被服之被音平義切，真韵字也；引申爲寢衣，則皮彼切，紙韵字也。屑韵千結切之切，割也，近也；引申爲迫切，一切。（一切猶一齊也）故俗音又讀七計切。《廣韵》收霽，注云衆也，案即一齊之意也。又如德韵蘇則切之塞，滿也，隔也；引申爲邊塞，又以先代爲切矣。

八曰、因借爲他字而音變者。平音符兵切（庚韵），正也，和也；又音房連切（仙韵），則書傳便、辨之借字也。狙音七余切（魚韵）猿也；又音七預切者，蓋借爲覷字而后之讀音也。《莊子》“狙公賦芋”，《釋文》音七餘反，魚韵狙之本音也。《周禮·蛆氏》注，《倉頡篇》及《方言》郭注諸狙字，皆覷之借字，并音千恕切可證也。又如僕音士免切（獮韵）及士戀切（錢韵），并訓具也；又音將倫切（諄韵注：鄉飲[酒]禮，僕者降席而遵法也，或作遵），則遵之借字也。《儀禮·鄉飲酒禮》“遵者降”，今文遵借僕爲之可證。庶、商署切（御韵），衆庶之義

也；又音章恕切（御韻注：周禮有庶氏，掌除毒蟲），則假借爲蠱也。案《周禮·秋官·庶氏》注：“庶讀煮之煮，驅除毒蠱之言，書不作蠱者，字從聲”，是其證也。又如彊音巨良、其兩二切（陽韻、養韻）。弓有力也；又借爲殭死字，遂有去聲居亮切一音。綱、急引也，音古螢切（青韻）；而《中庸》詩曰：“衣錦尚綱。”此蓋借爲褻字，遂又有口迴切一音。《集韻》迴韻此字注雲：“通作褻”。通作者，謂假借也，尤其明證。又如敢音側鳩、毋注二切（尤韻、遇韻）；桓韻又有在丸切一音，注云：“敢塗，見《禮》。”案即禮經借爲穢字也。《集韻》注云：“通作穢。”亦其證也。凡此不外聲借義借及聲義兼借諸科耳。

又有因讀音有古今之不同，遂發生異讀者。如模韻郃、同都切；魚韻郃、似魚切，并注地名。案《說文》郃、從邑余聲，讀若塗。小徐《系傳》曰：“古音塗，今音徐。”《廣韻》因之，分收兩韻。帛音特計、羊至二切（霽韻、至韻）并引《說文》曰：“脩豪獸。”考《說文》帛讀若弟，而大徐引《唐韻》音羊至切，已分兩音矣。韻書遂據收兩韻。其或兩字本爲重文或體，因引申而義變，義變而音異者，如巨、架《說文》本一字重文（架或作矩），后以矩、架爲規矩，以巨爲大，因之巨讀其呂切，矩、架讀俱兩切之類亦應屬於此例。

又如音義均異之字，無由定其相生之次，或表兩種不同之語言者。如虞韻甫無切之妖，注引《玉篇》貪貌，而尤韻於求切之妖，則曰鼻目間恨。《集韻》等書亦然。尤韻直由切之騰，脯也。而有韻除柳切之騰，則云小腹痛，又腿后。又如質韻許吉切之咕，訓笑，而黠韻恪八切之咕，注謂鼠鳴。兩義無涉，諸書所同。揆度其情，實乃代表兩種不同之語言者矣。

又有可以審定其音義爲后加者。如訂音他丁、徒鼎二切

(青韵、迥韵)，義并平議也。《玉篇》亦同。而徑韵訂音丁定切，引《字林》云逗留也。則后起之音義也。《唐韵》徑韵注謂出《字林》，加。是其明證。又如鹽、艷二韵之霰，并訓小雨。而鑑韵霰音子鑑切，注云以物内水中，出《音譜》。《唐韵》此字又注云加，則亦后起之音義也。然則如以現存《唐韵》殘卷注明后加之字。一一與《廣韵》較，形音義發生之先后，可略識之矣。

總上所述，异讀增加，不外方俗語音之异，與夫音隨義變之別，其產生之道，約亦不出上述各條。然猶有數事可得而言者，曰有據形以造音者。如廊從廡聲，音敷，因形省作廊，音書遂據廡形而添造廡谷一音，虞屋兩韵兼收之。膊從專聲，音膊，在彌韵，專專形訛而生膊，韵書遂于遇韵收膊字。凡此皆所謂“僞字”耳，徒增文字數量也。

又有依音以制字者。此亦我國文字數量增加之一因。如羸有蓮音，見于《漢書·地理志》，后遂依蓮音別制羸字，韵書收于一先。核字。《玉篇》本又音户骨切，而韵書沒韵無核，乃依其音制一櫛字。櫛字蒲莧切（禡韵），瓜瓠櫛也。《爾雅·釋文》又引謝嶠音力見反。《玉篇》櫛，又音力見切（《萬象名義》止力見反一音）。是櫛有練音，而《廣韵》霰韵郎甸切下不收櫛，于郎甸切下收瓠字（注：瓜瓠。但《集韵郎甸切有櫛字，注：通作瓠。瓠注：天瓜也），依練音而制者也。又如狻之與獠，顏氏《匡謬正俗》六，已辨狻爲獠之俗語訛變而別制者。螻之與蜉，螻亦蜉字音變后之諧音字。若此者，均所謂后起之諧聲字，亦文字增加之一途也。

又有本無其音，因誤解聲旁，致有异讀者。如入聲昔韵營隻切有垵，重文作塹、煖平聲侯韵又有垵，度侯切。考《說

文》“垆、從土役省聲。營隻切。”《玉篇》“垆、唯壁切，本亦作垆。”又《儀禮·士喪禮》“垆”，《釋文》音役。均無度侯切一音。度侯切之音顯系誤認“殳”爲聲耳。一個“垆”字，不可能既“從土役省聲”，讀“營隻切”，又從殳聲，讀度侯切。度侯切垆字就是個后起的訛音字。唐諸字切韻侯韻均未收垆字，亦是證明。又如平聲支韻“臙、遵爲切，又子充切。”案“遵爲”與“臙”聲不諧。考《說文》臙字“從肉臙聲，讀若纂。”大徐本音子沈切。《廣雅·釋器》“臙，曹憲音子充反。”均無“遵爲切”之音。我以爲俗書嶺、臙二字多相混，如攜俗作携，因是讀徂充切的“臙”很容易誤認爲“嶺”而讀成遵爲切，後來韻書不察，遂據入支韻遵爲切。

又有諧聲字之上下或左右兩體皆聲，致有異讀者。如《廣韻》茈字有兩音：（1）去聲真韻平義切。注：“茈櫚。”案平義切下共有髮、被、鞞、𨔵、旆及茈六字，均從皮得聲；（2）真韻爭義切。案爭義切下有𦵏、茈二字，都是從此得聲。這是很明顯的上下兩體各讀各的聲母的諧聲字。又琴、平聲侵韻丑林切，“又林森二音。”森音見侵韻所今切。所今切琴字注：“又丑林切。”惟侵韻力尋切林紐無琴字。案《說文》林部“琴，木枝條琴儷貌。從林今聲，丑林切。”又考《文選·東都賦》“鳳蓋琴麗”，李善注：“琴音林。”這是認爲“琴”字從林聲，也就是《廣韻》侵韻“琴”字注“又林音”之所本。又有左右兩體皆聲者。如𨔵字，平聲蒸韻力膺切，讀𨔵聲；又入聲職韻紀力切，讀去聲。考《說文》去部“𨔵”，大小徐本“讀若”音就不同；大徐本“𨔵，從去𨔵聲，讀若陵，力膺切。”而小徐本“𨔵，讀若棘陵”（多一棘字）。後來《玉篇》“𨔵”字就有居力切又力繩切兩讀。《廣韻》《集韻》均并收蒸職兩韻。清代注《說文》的各

家，有的說“大徐刪棘字”，所以只“讀若陵”一音，有的說“小徐誤讀若棘”，遂使篇韻皆有兩讀。現在看來，“陵”字是兩體皆聲字，可能本有“棘”與“陵”兩讀，小徐特意爲之保留，不應視爲誤讀。若是之屬，亦均爲異讀增加之別徑也。

1947年5月7日

《廣韻》異讀字有誤認聲旁之訛音

廣韻一書，承襲隋陸法言《切韻》及唐代諸家音韻而作，爲現存韻書之最完備者。其所載之一字數音，至有關於語詞之分合變化，故治韻學者固多宗之，而研究我國語言史上之問題者，亦視爲中心之載籍。顧其成書，修於衆手，或因纂輯不審，或因移寫訛奪，字句間往往有不可通者。雖然，此種錯誤，究屬後天的，若聚《廣韻》各本對勘，或以他書參校，其訛誤多可迎刃而解，事屬易舉。反之，若其錯誤爲先天的或後天的，倘於對勘各本，仍不得其解者，則必別謀他途焉。余曩作廣韻訛奪舉正（載《輔仁學志》九卷一期），曾標舉四事：一、藉又音以辨訛奪，二、考出處以明是非，三、據形以審音，四、依音以定形。舉正《廣韻》訛奪，計共二百餘則，括分爲六類：一曰字奪注誤者，二曰正文注誤者，三曰注中又音訛誤者，四曰本無其字，因訛而成字，遂添音切者，五曰本無其音，因反切字誤，遂有異讀者，六曰誤注又音者，均與尋常校勘點畫者殊科。年來繼續研讀，又有新獲，曰本無其音，因誤認聲旁遂有異讀者。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楚夏聲異，南北語殊。且我國爲單音語，依音聲以區別，乃所必具之原則，故字有異讀，本天籟使然，由來尚矣，無足怪也。惟此種誤認聲旁之異讀，乃所謂後起之訛音，究非真異讀，故不足以語此。且非先廓清此種異讀之障礙，無由窺探語言之變化。茲特表而出之，以爲研究異讀字者之參考云爾。